

印周宣壽李居士，該朝由健勝宋文淵閣圖錄：

金木水土鑄宗，玉鑄十二萬寶諸天。昔問曰：鑄不空了。憲叱

曰：當翁塑史量真貴，誰念品給到門。」

鑄黃頭身，人齒面輪。本指輪轉，經輪難攀。只見金木水土鑄

字。豈能顯古鑄，却成十八手。但吳家事處，一牒好官

稱白璫，取以示鑄。鑄送姓曰土鑄，寫音 *Leze*。曾半升據

育六英才大，故號土鑄。外土鑄，寫音 *Leze*。曾半升據

脚頭領大矣！

肇論淺釋

同鄉，更備關愛。由王鑄，則福往而尤計苦衷！

且既發矢，用來研討未諳爲大福四十周半。念專誠文文體，

贏宗嚴肅躋舉大福土圭四十周半。念鑄鑄由文字，審與內問

天垂鑄子，出工註工。據大福的一念心體。

鑄參照印人品嘗一醉豐富可口的美和千變，圓滿歸束。鑄鑄

天，來了四十多人；更要源暢由。承蒙王祐周鑄昌士鑄心均參

今天鑄念大福，才養大福由慈光與謝幕，既庭一臘馬鑄由禮

外替丁特典，草草的歸束丁。鑄念大福由全席鑄走。

印宣壽李居士鑄宗之弟，咱執事相青青初聞不空，始知其責

太虛大福土圭四十周半。念，鑄應應鑄由負大福土鑄

今天早景開時，大福由鑄。者福安今天若申奉育

身七二十一數。

鑄延頸首中，遇面一持由瓶，持人，是故當朝由舞。無韻，

（續上期）

於外無數，於內無心。此彼寂滅，物我冥一，泊爾無朕，乃

此第四折，依總次序爲第八。涅槃不出有無，不在有無，如上演

說已明。然涅槃爲所證，有能證之聖人，前表所謂：若無聖人，

誰與道游。而證涅槃者，有三乘之別，故有此折難。餘好印象最

如上所說，已得肯定，涅槃是離言絕慮的，不是心思所可圖度的

地方。是超於六識所識知的六境之外。既不出於有無，又不在於

有無，而自有其玄妙之道。這是窮事物之理，盡事物之性，已達

到究竟之道。這是微妙唯一之道，不可以有差異的，已依理而知

其是這樣的了。陸立美國印文由韻語，凡聽鑄由一退回意。因

單培根

而放光云：三乘之道，皆因無爲而有差別。

然而放光般若經乃說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之道，皆因無爲法而有差別。此舉無爲有三乘的差別。金剛經也有說：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。

佛言：我昔爲菩薩時，名曰儒童。於燃燈佛所已入涅槃。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，進修三位。

在佛經中，佛又自說：我昔爲菩薩時，名曰儒童，於燃燈佛所已入涅槃，卽金剛經說：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釋迦牟尼佛在燃燈佛所授記時，是修行已經第二阿僧祇劫，入第三阿僧祇劫，第七地滿心，入第八不動地，初得無生法忍。尚需進修第八不動地，第九善慧地，第十法雲地，而後成佛。十地舊譯十住，此說七住，卽第七遠行地。此舉無爲有三位的不同。

若涅槃一也，則不應有三。如其有三，則非究竟。

經中既這樣說。那末，有疑問了。若涅槃是一，卽不應有三乘三位之異。若涅槃有三種不同，即非究竟了。

究竟之道，而有升降之殊。衆經異說，何以取中耶？

涅槃是究竟，不應有高下升降的不同。阿羅漢，辟支佛，爲什麼不同於佛呢？七地滿心，既入涅槃，爲什麼還要上升三位，方同於佛呢？這樣許多經中各異的說法，何所取準而得其中正呢？

涅槃是法。法是人的法。得涅槃的人有異。此卽以人難法。

辨差第九

此第五演，依總次序是第九。於所難差異的問題，作此辯說。

無名曰：然究竟之道，理無差也。

究竟之道，理爲無差。先作肯定，下再說明。

法華經云：第一大道，無有兩正。吾以方便，爲怠慢者，於一乘道分別說三。三車出火宅，卽其事也。

法華經說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說：劫濁亂時，衆生垢重，慳負嫉妒，成就諸不善根故。諸佛以方便力，於一佛乘，分別說三。又經中有火宅喻品，以三界爲猶如火宅，衆苦充滿。勸令衆生速速出離。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，以喻聲聞緣覺菩薩三乘。初誘以三車，終皆以大白牛車與之。大白牛車喻一乘佛道。肇論引經論文，常畧取其意，不引用原文。此似當時風尚如此，不獨肇論是這樣。大概古代文辭尙簡明之故。

以俱出生死，故同稱無爲。所乘不一，故有三名。統其會歸，一而已矣。

以其都是出生死有爲，故同稱涅槃無爲。然其所乘不一，故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之名。統其所會歸而言之，就只是一，沒有分別的。所謂異途同歸，百川入海，同歸於一。

而難云：三乘之道，皆因無爲而有差別。此以人三三於無爲，非無爲有三也。

你提出放光所說來難，說：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。認爲涅槃非一。要知此乃是以人有三乘不同，故三於無爲。不是無爲有三。

故放光云：涅槃有差別耶？答曰：無差別。但如來結習都盡，聲聞結習不盡耳。

即在你所引的放光般若經中說得很明。說：涅槃有差別嗎？答道

：無差別。但是如來斷一切煩惱結縛，連習氣也都消盡了。聲聞煩惱結縛雖斷，尙餘習氣未盡，如此吧了。

請以近喻，以况遠旨。如人斬木，去尺無尺，去寸無寸。備短在於尺寸，不在無也。

這個義趣太深奧了，難以明白。現在用一個淺近的譬喻來比況一下。今如有人斬木，斬去一尺無一尺，斬去一寸無一寸。長長短短在於尺寸，不能說有長短不同的無。

夫以羣生萬端，識根不一，智鑒有淺深，德行有厚薄。所以俱之彼岸，而升降不同。彼岸豈異，異自我耳。

人人有不同的面貌。也各有不同的心，衆生是萬不同的。見識有異，根器不一。智慧的鑒別有淺有深，道德的行爲有厚有薄。所以大家同登彼岸，而不是沒有升降的不同。彼岸那得有異，而乃是我自己有異啊！

然則衆經殊辯，其致不乖。

那末，各種經中雖有不同的說法，其歸趣是一致而無違的。

責異第十

此第五折，總次序第十。前說彼岸無異異自我。故卽以彼岸與我爲一爲異責之。

有名曰：俱出火宅，則無患一也。同出生死，則無爲一也。而云彼岸無異異自我耳。彼岸則無爲岸也。我則體無爲者也。請問：我與無爲，爲一爲異？

同是出火宅，都免於患是一樣的。同是出生死，都登無爲彼岸也是一樣的。而乃說，彼岸無異，異自我耳。所謂彼岸則是無爲岸

，所謂我則是體證無爲的。今請問：我和無爲，爲是一呢？爲是異呢？

若我卽無爲，無爲亦卽我。不得言，無爲無異，異自我也。

爲一爲異，二者皆非。先言一。若我卽無爲，無爲也卽我。旣我和無爲即一，不可說，無爲無異，異自我了。

若我異無爲，我則非無爲。無爲自無爲，我自常有爲。冥會之致，又滯而不通。

次言異。若我異無爲。這樣，我非無爲。無爲自是無爲，我自常是有爲。我和無爲冥會一致，這道理又阻礙而說不通了。

然則我與無爲，一亦無三，異亦無三。三乘之名，何由而生也？

這樣說來，我和無爲，若我和無爲爲一，則卽是無爲，不應有三乘。若我和無爲爲異，則我仍在生死有爲之中，也不是三乘。爲一爲異，都無三乘。三乘的名稱，從何而生呢？

會異第十一

此第六演，總次序爲第十一。於所責我和無爲的爲一爲異，加以會通。

有名曰：夫止此而此，適彼而彼。所以同於得者，得亦得之。同於失者，失亦失之。

居止於此的，卽同於此。到那邊去了，卽同於那邊。所以同於得的，他也得到了得。同於失的，他也和失一樣的失了。所謂適應環境，適者生存，不是此意嗎？我國有句話說：近墨者黑，近朱

者赤。

我適無爲，我卽無爲。無爲雖一，何乖不一耶？

我適無爲，我即無爲了。無爲雖是一的，也何妨適無爲的有不一？

譬猶三鳥出網，同適無患之域。無患雖同，而鳥鳥各異。

試以譬喻明之。猶如有三隻鳥逃出羅網，同到無患的地方。無患是同的，而鳥和鳥則各各不同。

不可以鳥鳥各異，謂無患亦異。又不可以無患既一，而一於衆鳥也。

不可以因爲鳥鳥各異，卽以爲無患也各異。也不可以因爲無患是一，而將衆鳥也認爲是一。

然則鳥卽無患，無患卽鳥。無患豈異，鳥自異耳。

這樣，鳥卽無患，無患卽鳥。無患不可有異，鳥自己則是異的。

如是三乘衆生，俱越妄想之樊，同適無爲之境。無爲雖同，而乘乘各異。

如同以上之喻，三乘衆生，都是跳出無明妄想的樊籬，共同往遁無爲的境界。無爲雖是同的，而乘和乘是各異的。

不可以乘乘各異，謂無爲亦異。又不可以無爲既一，而一於三乘也。

不可以因爲乘和乘各異，以爲無爲也各異。也不可以因爲無爲既是一，而三乘也一了。

然則我卽無爲，無爲卽我。無爲覺異，異自我耳。這樣，我卽無爲，無爲卽我。無爲那有異，異是我自己。

所以無患雖同，而升虛有遠近。無爲雖一，而幽鑒有淺深。

所以三鳥同出羅網，無患雖同，而鳥鳥所升的虛空，有遠有近。三乘俱越妄想，無爲雖一，而三乘智慧所照見，有淺有深。

無爲卽乘也，乘卽無爲也。此非我異無爲。以未盡無爲，故有三耳。

無爲即是乘，乘即是無爲。這不是我和無爲有異，而乃是因爲未盡無爲，所以有三乘。

詰漸第十二

此第六折，依總次序爲第十二。因前說未盡無爲，故此詰問之。謂涅槃無二，不容有未盡之漸。

有名曰：萬累滋彰，本於妄想。妄想既祛，則萬累都息。

衆生業報生死，千千萬萬繫累，都根本於無明妄想，而不斷滋生，現行不絕。若妄想法除了，那末，萬累也都息滅了。

二乘得盡智，菩薩得無生智。是時妄想都盡，結縛永除。

二乘所得名盡智，菩薩所得名無生智。此時之智，名之爲盡，名之爲無生。是因其無明妄想都已滅盡，煩惱結縛永永斷除而不復生。

結縛既除，則心無爲。心既無爲，理無餘翳。

結縛既都永除了，則心已無爲了。心既無爲，依理應無復有剩餘。

翳障未盡。

經曰：是諸聖智，不相違背。不出不在，其實俱空。

此三乘聖者的智慧，不相互違背。都是不出三界之外，也不在三界之中。其實同一是空。這是經所說的。

又曰：無爲大道，平等不二。

經又說：無爲大道，是平等的，無二的。

既曰無二，則不容異心。不體則已，體應窮微。而曰體而未盡，是所未悟也。

既說是無二的，這是不容許有異心了。不體會的不要說。既體會了，應當是窮極精微。然而乃說，體會而未盡，這可使人不懂了。

明漸第十三

此第七演，總次序爲第十三。辯明所以有漸。

無名曰：無爲無二，則已然矣。結是重惑，而可謂頓盡，亦所未喻。

無爲是無二的，這是不錯的，已無疑問了。但是斷煩惱而後證無爲。煩惱之結，是重重的。重重之惑，而說可以頓盡，這話令人未能明白了。

書不云乎？爲學者日益，爲道者日損。

經曰：三箭中的。三獸渡河。中渡無異，而有淺深之殊者，爲力不同故也。

經中說，三人射箭，同中目的。三獸游水，同渡河流。箭之中的

是一樣的，獸之渡河也是一樣的。而箭之所入有淺有深。獸之入水也有淺有深。因爲三人的射力，各有不同，三獸的體力，也各有不同。

三乘衆生，俱濟緣起之津，同鑒四諦之的。絕僞即真，同升無爲。然其所乘不一者，亦以智力不同故也。

三乘衆生，都從緣起作津梁而得濟度，也同以明見四諦爲目的。斷絕僞妄，即爲真實。同升入無爲涅槃。然而其所乘之道，有聲聞緣覺菩薩之三，而不是一，也是因爲智力有不同之故。此處說三乘同濟緣起，同鑒四諦，同升無爲。似與一般大乘之說，以四諦爲聲聞乘法，緣起爲緣覺乘法，爲異。要知緣起之名，在佛教中，狹義指十二緣起，廣義則一切法緣起。四諦狹義局於聲聞乘，廣義則一切佛法無非四諦。此處皆就廣義而言。

夫羣有雖衆，然其量有涯。正使智猶身子，辯若滿願。窮才極慮，莫窺其畔。

且就現在宇宙中所有萬物言之。其數雖多，量非無涯，然亦不能盡知。即使如舍利弗的智慧第一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的辯才第一也是窮其才能，極其思慮，無法窺知其全部的。

况乎虛無之數，重玄之域。其道無涯，欲之頓盡耶？

更何況法性是虛無之數，是玄之又玄的所在。其道無涯無際。怎樣可能頓盡之呢？

書上不是有這樣的說嗎？爲學者日益，爲道者日損，語出老子。意爲，爲了學問的，要日求其益。爲了道的，要日見其損。

(未完)